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七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五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淸議報第二十五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論非律賓羣島自立

無涯生稿

南洋諸島處大海中位屬熱帶悉巫來由人種中國自古勤遠略者悉以化外目之故兵力之施僅及西北而南荒則罕聞焉蓋西北邊土地與中國毘連雖沙漠數千里時有遊牧部落窺覬塞下異族相逼爝燹斯起雖以漢武成吉思汗之經營荒遠開拓萬里雄風震于西歐而南方則至交趾瓊崖而止海外諸島無有問津者蓋我中國四千年歷史祇有陸上爭權之事而無海上爭權之事兵威未有能出亞洲者也自輪船起而天下之大勢移于海謀設險保國之術亦在于海海島所在遂爲其國之鎖鑰焉明世吾閩粵人飄流南洋者開墾無人之島招聚流寓之民共立條教部勒以相約束幾有甞佗南面之略而國家毫無遠志不加保護外患侵入遂爲所敗于是南洋全土或歸荷蘭或歸葡萄牙或歸西班牙而英吉利後起尤握海上商權之要然其饕食之初非國家有殖民之政策也濱海之國多海盜海盜出沒海上不能聚棲居之所而新地之發見即賴其冒險之功發獎勵之金大航海之業因海盜而練海軍因海軍而成殖民各島既闢而國家乃收之以爲已用此歐人占領屬地之大略也南洋當中西之孔道爲歐亞之通衢列國尤汲汲焉注目熱心幷而取之以爲進

圖亞洲大陸之根據如美之奪非律賓德之購西班牙各島爲近世第一大風潮也亞洲之門戶外人既徧駐足焉則入此室處者不崇朝而至矣嗚呼中國之危局尙堪設想歟尙堪設想歟

無涯生曰今之爲中國危者曰波蘭也印度也地大無人見滅異族中國將爲之續矣吾謂以此警中國人適使之意冷心灰而已何也彼頑然無知之質若痴童然嬉戲于壞屋崩墻之下狎嫟于驚波駭浪之中而不自覺也及其畏葸之情一生則又若駭犬然溺至而不知遷居火至而不知設救惟仰首呼天遂以爲畢乃事也中國甲午以前不通外事以爲西人夷狄耳不足憂稍有言時事者則痛斥之以爲媚夷甚至謂所記西國政治風俗皆屬揑造不足爲據至于君臣男女平等平權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有當盡之責尤西人立國之本則更斥之以爲野蠻之遺風非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垂訓也及夫中日戰爭以後全軍盡沒所如輒敗自大之氣愕然盡喪上自縉紳下至庶士與之言國之安危輒曰必亡必亡問其如何救也則曰西國之運强中國之運衰無可奈何聽天而已矣夫以如此畏葸如此惴恐猶與之言波蘭印度衰亡之故事彼將委之曰波蘭印度尙不能與歐人敵則吾

中國豈復有可望哉。然足寒其腑而死其心矣。蓋彼止知强足以欺弱。大足以欺小。衆足以虐寡。而不知强弱無定形。大小無定勢。衆寡無定理。自立則弱可轉强。自强則小可抗大。合羣則寡可敵衆。如非律賓土人以小島卒抗天下莫强之美國是也。夫以小島而抗大國。轉輾周歲。而大國卒無如何。而終聽其自主。况我中國土地之大。人數之衆。萬萬於非律賓者乎。非律賓尚可自立。安有中國不可自立之理哉。請與之論非律賓。

非律賓者。西班牙屬地也。西人治其地凡三百年。政治社會宗教。多爲密網以壓制之。幷無善政。非島之民欲脫羈軛也久矣。西廷知之。愈加防抑。而有志之士。潛思俟其時而發矣。先是時西班牙遣使各洲。擬採新地。領土所及。徧于美洲南洋。然而所治諸州。横加暴政。民不聊生。加之美人抗英立國。而後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獨立之氣。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頑不靈之族。大惑不解之倫。野蠻無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風。鼓其熱望。以自由爲天賦之權。獨立爲生人之本。人人皆當保護安全之。不可受人壓抑。非如草木禽獸。横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獨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腦中。故于在上有損其自由。制其獨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國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於抗上也。爲其抗人自由。制人獨立。害天理。損人爲不得

不深惡耳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西人之言曰地球上最大罪者莫如抑人自由若抑人自由雖有豐功碩德不足以贖其罪大哉言乎夫自由類于仁自由而不侵他人之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謂忠恕獨立而不抑他人之自立西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斯謂節義斯二者國家之所以成政治之所以起社會之所以興人民德行之所以重若其否也則國家怠散政治腐敗社會懦弱德行廢壞國危于上民蠢于下非有革故鼎新之事以震醒國民之耳目他人將視我爲野蠻無自立之氣急而圖我人種不可得而保此大易所爲有取于革而志士所以起也古巴已起而脫西班牙虐政西人征之三年不克美人嘉古民能知自由獨立百折不撓而西之無道也勸之聽其自主西廷不聽美西兩國遂起戰端適菲律賓土人亦憤西政無狀急圖自主建立共和政府引美人爲外援以逐西吏美人許之非美聯攻西地盡沒島人方以爲美人已脫英人之羈絆者其必許我以脫西人之羈絆也而孰知大功既成而美人即背前語也島人乃大憤而自立曰美國欲以我群島爲殖民地島民若甘之豈有今日哉早安于西班牙政府矣率衆與之爭當是時、論者莫不爲島民危也然而島民志氣不衰慷慨激勵誓死與美人決戰必得

自主而後已美人藉收布哇古巴之故智思取非律賓群島以覬遠東之門戶方謂此區區者曾何足道然而動衆經年興師萬里以地球至強之國而不能使蕞爾之地滅此朝夕立媾和條約者其故何哉嗚呼可以知歐人之技矣

無涯生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今何無道之甚哉然昔之小役于大者今則大役于小矣此亦古今中外所未聞也統地球人數計之如英俄德法無論已即如比利時人口不過五百萬荷蘭人口不過四百五十萬瑞典和蘭皆不過四百餘萬瑞西人口僅二百八十萬屹然獨立于列強之間以數國者論之不過吾中國之一二縣耳以中國全部計之其數實多百倍然則諸國之來伐也以我之十敵彼之一豈有不能勝彼者且主客之形勢迥不同風土之宜順逆有異西人恆言曰調兵十萬以攻遠東之國雖歐洲強國不能吾謂即能調兵十萬而十萬之兵果能保其所向無前乎即或所向無前而遂能持久不敗乎苟或兩軍鏖戰殺其數千則後繼即屬甚難蓋西國愛惜人命在其國者人人均得享安全之樂今以國家貪人土地之故無端而擲數百無辜之命以餌之苟一致思實爲悖理彼議院鑒于戰禍無已必將持議罷戰矣夫以意大利之強而敗于阿皮西亞以和蘭之富而三十年不

能服强齊以英之無敵而不敢與南阿自由國爲難以美之大國而致爲非律賓小島所困讀近世歐人侵略之史而往往不能遂其意者我中國其亦何必自餒也乎原歐人所以得施蠶食之技者。一則因吾民之懦弱二則因吾民之闇昧。民氣懦弱則專用威迫政畧稍有抗拒即炮轟肉飛爆裂血濺以震恐之使我不敢再動民智闇昧則拘文牽義不能倡自由之權奮獨立之氣與彼決命爭首而彼反得藉政府之命轉而鋤我斯二術者其嘗試于我中國已匪伊朝夕矣列國效尤速成瓜分之勢然而猶不遽以兵力行之者恐民不服而戰爭烈則民氣勇民智開也此無形之瓜分更甚于有形之瓜分也日人之言曰、中國苟能自强。可以獨力抵拒歐洲。中國地大人衆又負大陸國民若有團結之力政治國家之思想則震耀地球上非難也嗚呼、我國外交以來未有能與外人決一大戰者。纔開戰釁即已媾和。雖曰武備不修。餉項不足未可言戰。而國令不出。上下畏葸養成一畏外人如虎之習遂至任彼要索土地要索鐵路要索鑛產橫斃人民淫掠婦女而莫敢倡議拒之者噫嘻、其視非律賓之士人寧不愧死耶寧不奮起耶

嗚呼、觀于非律賓。中國人可以自處矣。吾請設爲鑑觀之法。一曰非律賓彈丸之島。能倡獨

立。即可拒美。中國宜大倡獨立之說使人人有獨立不羈之氣不計死生不畏強禦平日無懼外之心臨時自無怯敵之患。二曰非律賓眇小之衆。能倡自由。即可敵美。中國宜大倡自由之說使人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刺激其建國之心扶植國家改革政治人人有國家政治之思想則亡可以圖存衰可以奮興。三曰非律賓統領鴉君阿度。少習軍法。抱負遠大。剛勇不屈。故能振勵衆志。率孤軍當百戰之餘。中國民氣畏懦。宜多習武勇養成俠烈之性質變赤柔弱之姿格使夫人人有為國流血之壯志平定大亂之武略則外可以敵愾同仇內可以除殘去虐。四曰非島統領曰。昔美國總統。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我亦云非律賓者。非律賓人之非律賓也。我中國四萬萬人亦宜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人人視中國如其私家私產不令他人入此室處奪其所有念念在茲不少挫折若有侮吾民欺吾國使吾國備吾國者必同心協力切齒扼腕思所以報此大辱與侮吾家欺吾家使吾家毀吾家者必思所以報此家仇一例中國既為四萬萬人之國有利四萬萬人公享之有害四萬萬人公去之夫然後國家之義成而不致一國之大各視為身外不切之物無可統屬他人得以遺金棄葉取之若夫中國以大畏小。非律賓以小禦大。國民精神志氣。

有天壤之別。叫我中國士民又宜夙夜孜心而奮袂以從乎。管子曰、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國之興也。鄰國有焉。善治國者。其在觀隣乎。中國有志君子。其樂聞斯言也乎。

西人曰、自蘇彝士河開後。而歐洲通要之路。不啻咫尺。地球大勢一變。中國似尚未知。吾謂豈特此哉。今日列強紛紛經營各島。其爲對中國問題。先置足于此。而後圖入無疑也。而吾中國知此者。竊寂寂焉。以爲此列強之鯨吞小島。特偶然耳。而不知美之奪非律賓。屯煤于是。駐兵于是。他日中國有事。盈盈衣帶。一葦可航。將一舉而蹴踏大陸。與法之由安南廣州灣。英之由香港威海。德之由膠州南洋島。俄之由旅大西伯利亞。騈騎並進。中國其無幸焉。可預決也。然則將如之何。曰亞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非律賓。非律賓之海。與吾相接。非律賓群島。吾中國人之寓其地者。不下數十萬焉。其聞自由獨立之義。被自由獨立之風。念其故國。而怦怦然不平以起乎。四萬萬人。尙懷愛國之心。而大非律賓之氣。以共體此危局。以守海權哉。

劉學詢演說辨謬

記者

劉學詢以賭棍起家者也。素行蕪穢。久爲人類所不齒。非獨我廣東人惡之。即各省亦深鄙之。非獨中國知之。即外人亦深拒之。如日本各報。歷叙其污穢之行。謂不當以上等人待之是也。先是學詢以闈姓舞弊。攫千萬之富。驕淫暴戾。鄉里咸受其害。因是革職。及去歲政變。西后賊臣。幽囚　皇上。誅戮新黨。以新黨逋逃外國。欲致之死而不可得也。學詢聞之。以爲開復原官。此其時矣。乃以百萬之資。賄通某親王太監。自薦能捕新黨。西后信之。於是借查辦商務爲名。貿貿然來東。行踪詭秘。人言嘖嘖。致外人疑有兩國同盟之事。而不知學詢自爲其數十年爲賭棍所積數千萬家資起見。欲借日人之名。開日清銀行以安頓之也。日人聞其素行。已深耻之。至此以西后之派爲密使。致函書宣露。實爲大辱國體。遂電詰總署。西后聞之。怒促學詢速歸。學詢猶逗遛不去。爲鬼爲蜮。有靦面目。竟借拜謁同鄉之名。來橫濱中華會館。大張其無父無君之瞽說。欲以惑亂人心。獎誘衆聽。以爲我欽差劉大人也。汝等苟欲富貴。求我足矣。夫我橫濱商人。素以忠君愛國爲心。以經商自重爲志。豈容此賭棍以無父無君之言。溷穢於光天化日之下。今將其尤悖逆者。逐條正之。俾共明大義焉。其他則置之不理。吁、眞污我毛錐子也。

學詢謂兩宮不和。此朝廷之家事。非臣子所宜預一節。學詢小夫。以天子之家。與庶

民之家一律相視。可謂謬極。天子以天下爲一家。天下之家不和。則天下大局。亦必不安。曾見歷朝有母子不和。而國尙能安者乎。况以天下爲家。天下臣子。均是家人耳。安有家人坐視其主人之不和。而不爲之設法勸解者乎。原學詢之意。欲掩西后囚廢　皇上之罪。委之以家事。不容外人公議耳。夫以爲母可廢子。託之於家事。拒外人之干預。倘凌假而有子不孝親之事。亦將託之于家事。非外人所能干預乎。無怪乎學詢父子。搆訟當年。而無人敢爲之理也。傷倫害理。鄉里蒙羞。猶復明目張膽。揚其狗彘之言。以彌縫牝朝之惡。我輩所宜鳴鼓而攻者也。

學詢謂西后變法四十年。　皇上變法僅數月。且　皇上年輕。誤任翁同和。翁好引用名士。不知外情。輕於一試。故一蹶不起一節。學詢鄙夫。目無　皇上。祇知富貴所自來之西后。故於　皇上多加悖逆之詞。夫變法者求其有自强之實效與否。非以時之久暫爲優絀也。果有自强之實心。則新政所施。雖僅數月。而天下之耳目。已改視易聽。咸發奮振勵。共雪國恥。共圖自强。觀於去歲自四月下定國是之　詔。廢八股。興學堂。凡百新政。無不具擧。至於八月。不過九十日耳。而歐美逖聽。莫不歛手就法。無一要索之案。非　皇上天亶聰明。智周萬物。誠孚中外。萬國所欽。而能若是乎。若夫西后者。自頤和園咫尺之地。歌舞之樂而外。於國事毫無所知。自賴　毅宗天縱。克致中興之功。而盈廷佞臣。乃以歸之西后。試問　毅宗上賓以後。西后聽政以來。奄

人竊柄。權奸在位。割地賠款。指不勝屈。眞能變法者。果如此乎。如此冒爲變法。雖至百年。何補於國。四十年豈足多乎。故曰、變法者以其有自強之實心。非以其形也。學詢何人豈足以語此。至謂　皇上年輕。誤用翁師傅。尤爲頑固黨蔑視　皇上之言。夫　皇上年近三十。而始親政。況幾觀變。已閱數年。安得謂之年輕。且富於春秋。正國家之幸福。若耄期倦勤。而當外患交迫之日。豈能勵精圖治。與萬國爭存哉。況我國衰亡之故。皆由于滿廷皆老髦之臣。在位多庸謹之侶。其精神固已消磨殆盡。一旦任事。自何能勝任。誤國害民之禍。思之可爲痛心。而學詢乃以　皇上之年爲未足。豈尙有人心者哉。至于其攻翁師傅爲不知外情。是襲賊臣榮祿之誣說耳。翁師傅深通萬國之故。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故力勸　皇上變法。召見天下通達時務。熱心愛國之士。與之共圖新政。不避西后榮祿之忌。此忠臣救國不得已之苦衷也。學詢詆夫。甘爲賊臣之鷹犬。且以捕拿新黨爲自進。則以犬吠天也固宜。

學詢謂兩宮不和、幷無其事。皆報館誣妄之說、一節。蓋奸賊所以敢爲無禮者。以天下人莫敢言耳。若有人敢言。則彼猶有所懼而不敢發。而言之顯者。尤莫如報館。去歲八月之變。西后榮祿。力禁報館。蓋恐其聲大義于天下也。然而天下之清議。愈不可止。非可以勢力而顚倒之也。如謂誣妄。則八月以後西后之上諭。何以與八月以前　皇上之上諭。有若兩人也。不和之證。此其一矣。六君子　皇上所特拔爲京卿以輔翊

新政者也。而西后殺之。死者生者。俱不得其罪名。明是欲廢　皇上。先斷其手足也。不和之證。此其二矣。皇上之發憤自強。由于康工部之上書。默契　聖聰。皇上以密詔使之求救。而西后則窮捕之。其意何居。不和之證。此其三矣。夫兩宮不和。正人臣當盡心調停之日。而逆賊榮祿剛毅。乃借西后以幽廢　皇上。反誣新黨以離間之名。其肺腑人人知之。不意銅臭劉學詢。反委于報館之誣妄。亦可謂別有肺腸者矣。

學詢謂　皇上無病一節。其意欲以明西后無廢立之事。而不知正所以明西后幽廢之罪。何也。彼西后榮祿剛毅所以欺天下者。曰　皇上有病。故不得不訓政。今學詢之言曰。去歲八月以前。　皇上微有病。八月以後。　皇上無病。是下詔徵醫。藥方頒外。冬祭遣代拈香。元旦停止筵宴。皆是捏造以迷天下之耳目。以彌縫其廢立之迹矣。既是無病。西后自應歸政。　皇上自應復政。何以垂簾如故耶。學詢爲西后之私人。無病之事。彷有確據。然久假不歸。正其悖逆之證。豈學詢曲說所能掩耶。

學詢謂西后不出訓政。則中國早已瓜分一節。劉賊顚倒是非。變亂黑白。全無心肝。至此極矣。夫中國啓外人瓜分之心。在于內治不修。而內治不修之故。又由于西后驕奢淫佚于上。沮絕自强之本。其絕自强之本何在。一曰撤海軍經費以修頤和園。馬江敗後。群臣請練海軍以固國防。其時撥欵三千萬。遞後海軍捐欵。歲歲加增。中外之

士。莫不謂朝廷爲固圉計。雖糜巨帑。固所當然。而不知其括全國之脂膏。爲專供頤和園土木遊觀之用。園門內外。皆懸海軍衙門告示。見者莫不驚駭。及東高事起。海軍全沒。遂令沿海南北數千里。無一艦以守門戶。敵人生心。紛至沓來。無幾而膠州失。無幾而旅順大連灣威海等處并失。向使海軍猶有存者。何至外侮縱橫若是哉。學詢試思西后惟知縱一已園囿之樂。而不惜擲萬姓之血液。棄祖宗之疆土以從之。此何理乎。園工起而海軍亡。海軍亡而瓜分速。學詢以斗筲之才。具錢神之力。珠江劉園。痴夢猶昨、彼昏不知。其阿諛西后也宜矣。一曰中俄密約、俄人之欲并吞中國也久矣。遼東之役。市恩于我。更思乘間以求大欲。時　皇上痛念國仇。方擬變法以新國。俄公使乃爲甘言以誘西后曰。變法者滿人之害而漢人之利也。亞洲之國、惟俄與中國交最睦、但宜益加親厚。則足以靖內亂。禦外敵。西后大爲所惑使李鴻章賀俄皇加冠。即訂密約。（密約詳見各報）及　皇上知之大怒曰。是賣國也。不肯畫押。西后强之。遂定。自此約之成也。而各國皆磨牙厲齒。而吮東方之血矣。德于是佔領膠灣。而進圖山東中部。法于是據廣州灣。而圖兩廣雲南。英立楊子江岸各省不准讓與他國之約。日本立福建不准讓他國之約。近更英俄協商。而諸小國亦皆思染指。蓋召速瓜分之禍者、中俄密約也、定瓜分之局者。英俄協商也。列國忌俄之獨得利益已若瞠乎其後、不得不共奮其捷足。以爭委肉之餘。然競爭已極、列國不無格鬥相傷之慘。故萬國平和會議

起。而求各得其欲于亞洲。不能不先維持歐洲之平和。迨英俄協商成。而各國紛紛致賀。而有形之瓜分。變而爲無形之瓜分矣。嗚呼、孰主持中俄密約者。非西后一人乎。前既撤海軍經費以充修頤和園。召瓜分之禍。繼復以中俄密約。促瓜分之機。而大清國危若朝露矣。復以去年八月。幽囚　皇上。新政咸廢。自亡其國。而劉賊乃謂西后不出訓政。中國早已瓜分。誰知中國原來不至瓜分。而召瓜分之慘者。乃出西后之訓政乎。　皇上親政數月。外國咸就手觀聽。無敢要索者。西后訓政後。敎案百出。亂民紛起。意大利葡萄牙。聯騾而至。今尚未了。然則訓政以後。中國安平否乎。吾請爲之語曰。西后不出訓政。劉學詢永不能夤緣得官。此是寔情。其頌西后者。正以此耳。

學詢謂彼之此來。爲宣上德達下情一節。嗚呼、亦可謂不自量矣。學詢所以能通某親王某太監者。以其有百萬暮夜之苞苴也。若人人有百萬苞苴。則人人可以自通親王太監。夤緣爲欽差大人矣。何待學詢爲之代達。若其無也。豈區區劉學詢所能達其情哉。原學詢之意。不過自炫我有權有勢之人。可以貴顯鄉里。以鼠嚇鵷。使人不敢不逢迎耳。然嘗聞之與同鄉里者矣。述其爲遺害鄉里情事。莫不切齒痛恨。甚至骨肉相戕。行路爲恥。所謂貴顯鄉里者。又何在乎。自欺欺人。賭棍之具。眞不値識者一哂也。

學詢謂此行爲查辦商務。各埠商人。宜立保商局以保之一節。案其言商務。宜立保

商。尙不甚謬。但此事不待學詢言之。人人皆能知之。非其事不善也。謂學詢言之非其人也。何言乎不應學詢言之。試舉一事證之。厦門之設有保商局也。專爲保護出洋而歸之華商。免致受人淩虐。其意至爲良美。而不知旣設以後。華商受害。更萬倍于前時。據閩人言之。當未設局之初。閩商不過止受外人之虐耳。其歸于故國也。雖有劣紳魚肉。尙可幸免。及此局之設。則吏噬之。官噬之。其幸得歸入國門者。以數十年爲奴隸犬馬之膏血。一舉而飽虎狼官吏之囊橐。自顧無顏回家見父母妻子。憤而投繯投海者不計其數。然則學詢其不能設局以保商宜也。卽使設之。吾尤恐爲厦門之續也。以學詢之手段。一爲闈姓。尙能囊括無限之財。則借此美名。亦未嘗不可頃刻而增千萬之富。然而學詢今日儼然翎頂矣。不爲此亦未可必矣。然吾揣其所以言此者、則以吾橫濱開華商會議所。欲據之以爲已功。歸國時。將鋪張揚厲曰。吾此行查辦商務。聯絡海外商人。起華商會議所于橫濱矣。聞之者將以爲有何神通。有何本領也。吾請爲鐵證以斷之曰。吾橫濱華商會議所。乃合埠商人公議。創建于六月二十八皇上萬壽聖誕之日。其時學詢方在東京。毫無干涉。彼之來也。在于中華會館。與華商會議所亦無涉。彼在東京時。日官知其夙行。冷淡遇之。乃憤憤而至橫濱。拜謁鄉里。欲借以鳴其能得鄉里心。非薄行者。其與鄉里談也。則大誇某日日本伯爵某某招待。某日子爵某某招待。某日大臣某某招待。日不暇給。禮貌甚爲隆重。以掩其此行

之醜態。然則學詢歸國。其不以華商會議所爲已所創辦者幾何。嗚呼、是汚我華商會議所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學詢謂拒意大利三門灣之請。乃其所主。謂已親探三門灣之形勢。上書沮之。意國果斂手而退云云。無論學詢無賴子。沈溺于花酒金錢。夤緣酬酢之中。無暇爲此事而奔走若此。即若有之。意國之果能拒與否。尚未可知。而謂其因學詢之一奏。遂能斂手而退。果誰欺乎。今意大利復來要索。學詢何不一奏以拒之乎。言之不怍。其心死也歟。

記者曰、報館者爲公議之所在也。報館而不援筆直書。則是非淆而大義滅矣。劉學詢無行小人。其說之謬。原不足辨。惟其巧言如簧。恐不知者爲其蠱惑。故不能不糾正之。劉學詢之來濱也。日人大訝。謂此人吾國中咸鄙之。而中國人反晉接之何故。且橫濱所立學校報館。皆主維新。與政變政府不同。而劉學詢乃昂昂而至又何故。記者釋之曰、濱中商人欵待之也。聊申其東道之情耳。非重其人也。至學詢之遊濱。其心固不可測。然亦可想而知者。一則示鄉里以榮耀。一則覬歸國之超升耳。嗚呼、使節非人。辱國無已。遂至所過之地。皆受惡名。如劉學詢者誠可恥哉。誠可恥哉。

各埠近事

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節　本校就横濱大同學校。而遞進擴充。聯合各埠學校。以總其成。故定名爲大同高等學校。

第二節　本校課程。略取日本中學校及專門學校規則而斟酌損益之。下之與各埠小學校接續。上之與日本大學、及各高等專門學校、商業學校、海陸軍士官學校、師範學校、等接續。卒業於本校者。即可遞升大學及日本各高等學校。

第三節　本校學生。以四年爲卒業。凡豫備科一年。正科三年。

第四節　本校另設研究科。與附屬小學。其章程別訂之。

第二章　學科及年級課程

第五節　本校專門學。分爲四科。一曰政治科。二曰法律科。三曰商業科。四曰師範科。

第六節　本校普通學。分八科。一曰中外史志。二曰中外地理。三曰中外學案。四曰格



致。五日文學。六日數學。七日日本語。八日英語。以上八門。凡入學者。人人皆須肄習。

第七節　凡入學者。每年自七月起。至次年六月止。爲一年級。第一年爲豫備科。習普通學。第二年以後爲正科。普通學與專門學並習。惟必須由教習考驗許可。乃能習專門。若普通學未成。則緩待其後。

第八節　本校聘請校長一人。中教習二人。西教習一人。東教習則按學科指定時刻分請。普通學八門之中。中外史志、中外學案、文學、由中教習任之。英語、數學、由西教習任之。日本語、中外地理、格致、由東教習任之。

第九節　每日在講堂授業時刻。凡六鐘點。除授業之外。學生歸齋自課兩點鐘。多者聽。自課之時。任意涉獵各書。惟必須設劄記簿。記其所心得及疑義。以來復三來復六日呈校長及教習批閱。

第三章　學生及學費

第十節　凡學生以年在十三歲以上二十六歲以下者爲及格。

第十一節　凡學生必須經大同學校教習考取。乃能就學。各埠學校亦如之。其在內地自備資斧

來學者。必須有人推薦擔保。又經校長試驗許可。乃能就學。

第十二節　本校倡辦董事。可以酌送子弟就學。不必由大同學校教習考取。以示優異其資格功課未及格者。則歸入附屬小學校。

第十三節　每學生每年納學費一百二十元。修金房租伙食一切在內。凡來學者。無論由考取由推薦及値事子弟。一概照納。每年分四季。於上期收之。其學生齋中自用什物。皆由自備。

第十四節　本校設特別學生。由値事及總教習。訪求內地聰穎子弟。志趣遠大。才氣過人。中學既有成就。而貧乏不能就學者。招選來學。其學費一概豁免。以體恤寒士。養成異才。

第十五節　自備資斧來學之人。或有年在二十六歲以外。不合學生資格者。則入研究科。隨時與各教習質問切磋。並爲學生表率。專受業英語日本語。不及其他。每年修金房租伙食共納費九十元。

第四章　學規

第十六節　凡學生以立身報國爲主義。守忠實。愼言行。勤功課。接人當溫良謙讓。

執事當勤勉果敢。以養成德器。其以下所定各條學規。皆須恪遵。

第十七節　凡學生皆住在校中寄宿舍。不得無故告假。非來復日不得出外游覽。來復日雖許出外。不得過八點鐘之久。尤不得在外食宿。犯者記大過。若於來復日欲往橫濱。必須由本學生父兄寫信來校。請命師長及監督（內地及他埠來學者。須稟明師長及監督。方得許可。）乃准前往。每月不得過二次。

第十八節　見師長及監督。皆須行敬禮。不得放肆。同學相處。亦貴禮讓。不得互相戲侮。互相軋轢。

第十九節　在校內不得喫烟、酗酒、跳走、喧譁。犯者記大過。

第二十節　遇師長監督命令及呵責。必當聽受。倘有悖戾不遜情事。記大過。

第廿一節　凡講堂所授功課。勤勉溫習。齋中自課。每日最少必須有劄記一條。若有曠課一日者。記小過一次。

第廿二節　凡記小過者。於每季獎賞時扣其分數。每記一次扣三分。抵銷獎賞。若無獎賞可抵者。記入下季抵銷。凡記大過者不准抵銷。記至五次。即屏黜出校。

第五章　考試、獎賞、進班、卒業

第廿三節　考試分季試年試兩項。於每季每年之末舉行之。

第廿四節　凡季試。一校勤惰。以告假之多少曠課之有無定之。二校受業。於所授之業。隨舉設問。以答案能否定之。三校劄記。以學識之高下定之。

第廿五節　凡考試。得以上三端。各記分數。分數設一中額。溢額者得獎賞。按其所溢多少。爲得獎之高下。不及額者記之。下次扣除。（其獎賞分數詳細章程。別訂之。）

第廿六節　凡年試。於夏季之末行之。於尋常考試之外。更出論題數條試之。又比較前三季之分數而統計之。除溢額者照例獎賞外。及額者即升上一班。其不及額者。仍留舊班。

第廿七節　第三年年試。除溢額者照例獎賞外。及額者即作爲卒業。由本校授與文憑。（尋常學生。若每年不能進班。四年未能卒業。而仍欲留學者聽之。其特別學生。而不能進班、不能卒業者。則令其退學）

第六章　校員

第廿八節　本校董事無定額。每埠各推數人。凡捐資倡辦及有功於本校者。皆得爲之。凡校中一切事務。經衆議而行。（初辦時由發起人出名倡辦。然董事則當廣求同志。不限於發起人之內。）

第廿九節　於董事之中。公推總理一人。值理四人。執行校內校外一切事務。以專責

成。値理雖住居横濱及各地。每月最少須以二次輪入入東京。經理校務。察看一切。

第卅節　置監督一人。常住校中。主持校內各事。管理學生。執行學規。稽查出入及功課。

第卅一節　置書記一人。管校中雜務。鈔寫尋常文件。經理伙食。督率僕役。

第七章　經費

第卅二節　開辦經費。以捐集之資充之。

第卅三節　每年經費。先由董事集議。計其大槪。設一豫算表。以所收學費金抵之。若不足。則以捐集之資抵之。若尙不足。則由董事設法籌之。

第卅四節　特別學生之學費。若有好義之董事。指名樂贈者。則於其名下按收充校費。若無者。則其修金及伙食金一切豁免。由校費開支之。歸入豫算表中。

第卅五節　特別之學生卒業後領有薪修者。限以五年先將本校所豁免之修金伙食。一概償還。仍當量力捐助。以裨補本校經費。爲持久之計。其尋常學生。即自出修金之學生卒業後。領有薪修。自願樂助者亦聽。

第卅六節　凡學生。每日必有譯書之功課。其譯出之書。印行後售書之價酌提幾成。歸學校以充經費。

第卅七節　現所訂各節。仍作爲暫章。各地諸君如有崇論閎議。乞隨時函來惠敎幸甚。

論支那之運命 續前稿

第二節　支那人之政治思想

苟官吏無政治思想。而人民富有之。則足以矯正之而施善政。人民若無政治思想。當局者若富有之。亦足以施牧羊主義之善政。若上下皆無政治思想。官民同歸腐敗。則欲以求一國之治安難矣。蓋政治思想者。保安持國之一大原質也。

欲知支那人之政治思想。爲有爲無。爲厚爲薄。則可取歷代名臣奏議一讀之。但見滿紙連篇。皆浮華之言。迂遠之議而已。彼貞觀之郅治。當時稱爲無雙。然實則炎漢亡後。世無豪傑四百有餘年。晉隋雖僅小康。然叛亂相繼。生民不免塗炭之苦。唐受其後。幸致太平。無足怪者。觀貞觀政要。窺其一斑。亦足以見其治道之卑矣。同治之中興。號稱近世無比之偉業。然讀中興奏議集。無一足以啓發人者。故吾得以一言斷之曰。支那人雖有文學思想而無政治思想故其政治上之奏議論策。不過是文學上之述作耳。

譯者曰。凡今日自命政家有言責常建議者。及與我輩同業爲報館主筆者。皆當書此節末數言於座右。每將執筆時則內自省之。

進而觀其行政。亦足以證其無政治思想。彼支那人幾不知受賄之爲惡事。故官吏無不要求賄賂者。彼平壤之敗將衛汝貴。橫奪兵士之糧俸。以肥私囊。吾日本人以爲奇事。若彼國則視爲固然者也。各省之督撫受養兵費于朝廷。然常私之而自攫其虛額之費。

其徵課租稅。常於定制以外。收斂巨額。動則無辜逮捕富者。强其賄賂。甚則籍沒其貨財。故孔子訓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非大過之語也。可知彼自古以來。以至今日。皆久種此惡風。不然。則孔子垂教百世之人。豈無故而爲此激語哉。

官吏之選舉。雖云由于考試。然其實皆由賄賂。故富人貸金於應試候選之人。就官後而分其利。至有以此爲專業者。此輩視應試候選者。殆如貨物。視官吏殆如股分票。既費去爾許資本以競爭而得官。故得官後不出邪曲之手段。收賄籍沒。無所不爲。以收回其資本。且分配其餘利于本錢主也。

官吏濫用職權以奪民財。人民以詐術而圖免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其此之謂乎。
夫所謂政治之要者。在於使民得其安寧幸福。雖然、如以上所記各種行爲。不特背此目的而已。而又大傷害之也。

支那人絕無完全之政治思想。其所謂政治思想者。不過經營私利之思想而已。觀於彼全國稅關二十餘所。其關吏皆遠聘泰西人爲之。實可以證明此事實也。支那人今尙呼泰西人爲蠻夷爲洋鬼子。彼決非喜用歐美人者。非萬不得已決不雇聘之。故海軍用西人。因本國之人不能駕駛也。稅關悉用外人。亦因本國之人不能執行其事務也。

夫稅關之事務。可謂至簡易者。而支那人竟不能執行之。此其故何耶。支那官吏。以收賄竊盜爲照例之事。使之當稅權之任。則方于檢查而盜貨物。際于徵稅而强求賄賂。在支那本國商民。固無如之何。而無如出入稅關者。多屬不甘受抑勒之洋人。故使支那官吏當此職。必生許多事故。牽動于國際交涉。此淸廷所以舉國之稅關。悉委諸於西人之手。雖薪俸高而制馭難。亦有所不顧。

譯者曰。此等語洞見肺肝。眞令中國人媿死。今之計臣不變官制。不講道德之必艮。而日日欲言籌款。雖羅掘淨盡。豈有所得乎。徒飽吏橐耳。就以上各節論之。余敢下一斷言曰。支那人之政治思想。絲毫未曾有。其政治上之行爲。實極腐敗醜汚。如吾人及歐美人所享廉潔嚴肅之政治。實支那人所未曾夢見也。切而言之。則支那人自古及今。未有得生命財產安寧之時也。官民皆不知政治爲何物旣已如此。而以處于多事之天下。而欲保其治安。全其獨立。不亦難乎。

英爵白雷斯福論中國

堂堂四萬三千萬人之大帝國。其潰裂即在眉睫。吾人豈可等閑視之哉。必思所以處置之。嗚呼、處置云處置云。談何容易哉。欲將中國今日之政府。擠陷而掃除之。固已大非易事。雖然、果使一旦擠矣陷矣。如何而可以更造新者。而我英國對此極東老病之人。其死後之嗣續者。能有何種切實擔保之權利乎。此不可不深念也。蓋世人通行所謂勢力範圍之談。言之甚易。至如何實行其政略。實至難也。

如德國之于山東。如俄國之于滿洲。今所謂勢力範圍者。不過在名義上耳。以中國政府之法律及政治治其民衆。現時雖暫獲安全。使一朝顚覆而有代外廷之權力者。所謂勢力範圍者。將惹非常之紛爭。以至于不可收拾。今日列强遣軍隊於東方。或有欲壓四億之民衆。破壞四千年之大帝國。而求一可以如吾願之嗣續者於十百年之間。雖然、此無定見之言耳。如斯紛紛無已時。則內亂日日起。於通商貿易。恐受非常之損害也。雖或有一國欲超然於局外。而無如爲已國民之生命財產起見。不得不破費其血與錢。故其極也。必至交涉衝突牽動于全歐而已。

至於門戶開放之主義。(即將中國全國通商之主義)則全反之。斯乃所以使世界各國一律和平。而無戰爭之伏機。此吾所敢信也。而在於今日不可不實行此政略也。今日東方苟有戰事。其可以勝戰者。惟兩强國耳。然苟失此機會。則以後之政略。亦不可不一變。所謂兩强國者何。英國之東洋艦隊。能頃刻自印度送十萬水兵以達于支那。此實占第一等之形勢者也。次之則日本能以瞬息之間。立派艨艟巨艦。運二十萬大兵上陸。除此二國之外。則彼岸有美國。歐洲大陸之强有力者有德國。惟此四國者于

中國爲貿易利益之代表者。遠非他國之所能及也。

此四國爲欲互保自己之利益。必當以德義上之權力及能力協商一致。而担保中國之獨立。其協力之宗旨。在於門戶開放。毫無害他國之利益。而中國亦當感四國之友誼。依于四國而保其壽命。

欲保中國之獨立。則不可不代彼整理財政。搆成軍隊。苟四國協力而謀中國之改良。不必設議院。而可以斷行大改革。則當局者之心亦安。而英日德美四國以德義上及政治上保全中國。不費一錢。不動一兵。此最上策也。若不然。而任其遷流之所極。則彼在內既無自强之實力。在外復無扶助之實事。曠日既久。則瓜分之事。終不可免。而大局不可問矣。今爲中國人民及通商之利益所關。其急須改革者如左。

一　代中國整頓財政。監督徵課。使外國諳練此事之人士。教導其理財。

二　更改通行錢幣之制。免使外國貿易常生變動。

三　設圜法總局。使貨幣之權。集於中央。

四　廢釐金而增海關稅。

五　整頓鹽法。仍許專賣。而改良其監督之事。

六　設合宜之軍隊及巡捕。以保護外商之生命財產。使得安全。

七　整頓公司之法。使內外人投資此間者。得便利以擴充鐵路礦務等事業。增廣富源。

八　許各國人雜居於內地。

九　凡外國各種學理藝術器物。可以助中國之文明。為中國人民之利益者。皆設法令其輸入于中國。

以上各種改革之事。不獨為中國之利益而已。實商業世界之大利益也。而其究竟之效驗。則數年以後。中國可有軍隊以防衛己國。立于不敗之地。嗚呼、東方之事。朝不保夕。危機一轉。則其變故實有出人意表者。而今日實間不容髮之時機也。可不深念耶。

譯者曰。英伯爵白雷斯福君。去年游歷中國日本。查察商務。大倡英日德美聯盟之說。歸國後著一書言中國之事。其大意略如此。此文乃美國溫故報所登者也。其立

論比于悍然主張瓜分之說者。雖稍有間。然如其所說。使中國無人主持其間。一聽其所爲。則中國不十年變爲埃及矣。然白氏之宗旨。今在英國尚非有勢力者。倫敦泰晤士報亦常攻難其說。下次當譯出一二以供衆覽焉。

猛省錄　　　　捧喝生編

俄兵頻集○俄國自數年前。即已陸續派兵來于東方。曾無間斷。自昨年以來。其數益加。人所共知也。聞近時由該國義勇艦隊之鐵甲船。名埃卡的里那士者。載兵一千。與其妻子共來于旅順口。又鋼甲船名摩士喀及維羅訥治者。各裝兵二千。亦已從窩秩沙港出口云。此等之兵。俄人號稱爲移住民。以掩世人之耳目。其實則皆經百練之可殺克兵也。俄國運兵於東方。極秘密不令人知其眞數。又其運兵之法。由海由陸。種種不同。故不能詳定其兵力之幾何。雖然。以大畧計之。今年東渡之俄兵。在于旅順及海參崴者。總不下四五萬也。

德人經營東方海軍○德國近日用意欲增其海軍于東方。前者所派來之舊艦小船。皆遣回本國。而代以新造有力之大艦。其大巡洋艦名白兒打者。既抵東方。名趁沙者。今正首塗來東云。

蠶食我粵○我粵之廣州灣。既爲法人之所據。聞近者法人又欲占據硇州石門等港灣。且將其地附近之砲臺。亦據爲已有。已向兩廣總督譚鍾麟要求之。譚督既已請示

辦法于北京政府矣。查碙州石門。皆廣州灣對岸之島嶼。頗占形勝。爲擁衛廣灣之門戶。而其附近有赤磡海頭廳斜津前北港南港淡水等砲臺。今者法人欲于數砲臺中。占其一二。又欲在三門黃陂兩處。新設礮臺云。又聞法國現將廣州附近之砲臺二座毀壞。未知確否。

東三省鐵路近況（滿洲之境。名爲中土。實則俄屬。人所共知。今俄人鐵路工事之實情。有游歷彼地者。述其大略。蓋成績甚可觀云。現俄人在阿勒楚喀城之北七十里。混同江之南二十里。地方名哈拉賓者。設一大車站。爲自牛莊旅順東來之終點。並爲自俄都西來西伯利線之會點。哈拉賓之地。不過一寂寞寒村。與其附近一村落。名曰房燒鍋者。相距不遠。俄人並收此等一帶村落。爲擁衛車站之新都會。規模既定。命向來居住之中國人民。收其家屋財產。立刻退去此地。而俄人即在此爲永住之計。現在房燒鍋及哈拉賓之俄人。共計一萬以上。新建房屋。四五十戶。每戶約長六七十間。（日本一間當中國六尺餘）又設學校以敎俄人之子弟。建醫院以療俄人之疾病。又於房燒鍋哈拉賓之中途。（兩村相距約二十里）設別墅以爲游宴之所。其發達之速。眞不可思議。自該地起算。已

竣工者。南北各約百里。又迤南長春地方。已竣工者。南北各五六十里。又迤南而遼陽。南北各二百里。已築成路底。又迤南而營口之北百五六十里。至鞍山堡之間。已行滿車。以運搬土石材料。此東三省鐵路之近況也。又齊齊哈爾下流六十里地方。名喝拉爾吉者。現亦動工。自其地之南北各竣工二百里云。又聞俄人使役中國人從事于工作。常加督促。嚴酷無人理。又常不給工錢。惟給粗食耳。故華工逃亡相踵。俄人頗困云。

譯者曰。以舊時寂寞寒村。一落他人之手。即驟見繁盛。此其故何也。香港上海。在五十年前。不過一無人島沙礫場耳。而今乃如此。牧民者可以內省矣。房燒鍋之地。彼所欲取者。則任意驅逐我民而居之。他日瓜分後。其慘狀皆如此矣。我同胞曾念之否。俄人治工事而不給薪工。且加嚴督。此亦與賣身為奴者何異。哀哉我民。其被人作踐。至于如此其極也。

盜爲盜媒○香港西字報云。廣東近日多盜。南海順德一帶數百里橫行無所忌憚。往往向富家及大商店打單。莫敢誰何。因此人人驚恐。於商務上生出許多險狀。或與西

人訂明貿易。而不能如期交銀。西人遂欲借此以爲干涉之計云。又香山某地之盜。曾傷斃一葡萄牙人。現葡人先提出此議。與政府交涉。各國將繼之云。

譯者曰。西人他日所藉口以調兵入內地。以亾我中國者。其詞有三。曰保護鐵路一也。曰保護教氏二也。曰保護商務三也。而三者之所起。必由內地多盜始。小盜者大盜之門實也。今我廣東之盜。白日猖披。大吏置之不聞。其燄日益熾。開門以揖歐盜。禍在旦夕矣。今特其發端而已。

英人爭滇緬界○雲南緬甸界務。中國與英國早經議定。頃英國派遣官吏赴雲南聲稱野卡互地方當爲英屬。雲貴總督崧蕃答之。謂其地既無條約。又無附屬地圖。未便決定云云。中國人搪塞敷衍之術。照例如是矣。

亡羊錄（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　任公

續二十四冊記中俄密約事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即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敦迫　皇上。命即畫押。　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于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揮淚而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即日携約而歸于俄。密約批准之時。李鴻章尚在英國。及其歸也。謁西后而自入圓明園。坐此受薄譴。非譴此舉也。謂其擅以祖宗陵寢之地許他人也。及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之時。　皇上召李鴻章責之曰。爾謂俄人同盟密約可恃。今竟何如。李對曰。若以旅順大連畀之。則此後密約仍自可恃云。

按中俄密約原文既屢見于各報。本報亦曾揭其大意于第十五冊第四葉。又錄其全文于第十八冊第十九二十葉。今不更覆述。惟將其中關係緊要之處。略述數端焉。

中俄密約以前爲一局面。中俄密約以後爲一局面。蓋自四年以來。列國所以亡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鐵路也。而其端皆自

此密約啓之其第九條借租膠州灣即後此膠威廣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條旅順大連不讓與他人即各國勢力區域之濫觴也而鐵路一端斷送祖宗發祥之地速西伯利亞鐵路之成開各國覬覦紛爭之漸者固無論矣看官須知若無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雖未必無既有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必不能免知此然後知定此密約者乃瓜分中國第一箇劊子手也

又按原約第十條遼東之港灣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軍略上重要之地俄國必助中國防守之無論何國不許侵畧之倘他日俄國突然有與他國交戰之事中國爲欲使俄國得襲敵與防守之便當許俄國陸海軍集于該港灣內云云此即所謂攻守同盟之條約也其云無論何國不許侵界之云云即中國受俄國保護之意義也即上國對於屬邦應行之職務也中國甘心爲人屬邦自此約始也

又按原約於文句上常還中國人之體面此俄人之長技也知中國人所爭者僅在體面他非所顧也如第十二條言吉林黑龍江鐵路本欲使黑吉兩省歸俄治下耳然美其名則曰三十年後許中國買回全路第二條自山海關至奉天之鐵路本欲紾中國之管而奪

之耳然美其辭曰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路准由俄國備資代造以十年為期贖回第五條欲借保護鐵路為名派兵隊布散各地耳而先從中國保護立論復云因鐵路所經地方磽确人口稀少中國官吏難以遠顧故俄人派兵代任其勞第七條本言許俄人開礦于東三省耳而云不論中俄兩國人民皆可開採又云於採掘時必先禀請中國地方官皆還以一極虛之體面也第九條本欲攫取膠州灣耳而云借租以十五年為期又云其租銀如何交涉之處將來議定之第十條言取旅順大連灣置諸俄國保護之下耳而先云中國必當嚴加守衛修築堡壘云云此皆改頭換面口蜜腹劍以欺我外交家之無目者也然此等伎倆固極易見當時主持密約之人未必不知之知之而仍主持之是所不解也

又按密約中多有曖昧不明之詞句如第三條言山海關至奉天鐵路事云至鐵路由何處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其牛莊等處云云乃極曖昧之文法彼伏此點至去年與英人爭牛莊鐵路實原本于此也第十條云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地方軍事上要害之地云云其言尤為絕無界限附近二字不知以何為

止境。其意直欲包吞威海各地也。故英人德人不得不急起直追。捷足爭先也。凡精于交涉者。必不容此等含糊字面。混淆于條約文中。

第六章　記蘆漢鐵路　其第二章至第五章下次補錄之

蘆漢鐵路者。中國內地第一幹路也。倡議興築。既在十年以前。張之洞實贊之。光緒十五年。張之洞由廣東移督兩湖。即爲此也。已而其事中止。及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奉旨設立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爲督辦大臣。與直督鄂督會同督辦。是實爲中國大幹路創辦之嚆矢。

按盛宣懷之爲鐵路督辦也。其來歷頗有可紀者。初中東和議既成。都人士紛紛劾合肥。而以盛爲合肥所信任。攻之尤力。有旨命盛撤去天津關道缺。交南北洋大臣查辦覆奏。時北洋則王夔石。南洋則張香濤也。王固袒盛者。而張則素與盛不洽。盛乃詣張乞保全。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餘萬而無成效。部文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摺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爲。張曰。汝能爲我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乃諾之。更進而請曰。

鐵政局每歲既須賠墊巨款。而所出鐵復無銷處。則負擔太難矣。若大人能保舉宣懷辦鐵路。則此事尚可勉承也。張亦不得已而諾之。遂與王聯名保盛督辦鐵路云。此亦中國鐵路史中一段佳話也。張之所以自謀脫身者。其計巧矣。而盛亦可謂因禍得福。然此後以中原脉絡。付諸强俄。各國藉詞紛起攫取。亦始于此矣。

蘆漢鐵路興築之費。豫算五千萬兩。由戶部撥出一千萬兩。又官股三百萬兩。尚不敷銀三千七百萬兩。初時將募集之於民間紳商。久無應者。不得已乃僅支出戶部款四百萬兩。以之興辦第一區之工。第一區者。即由蘆溝橋至保定府。所謂蘆保鐵路者也。此路既將次落成。然保定府以南。自新陽至漢口之路。尚毫無着落。張之洞乃主張借洋款。以路作抵。隨修隨押。隨押隨借。隨借隨修之議。當時各國既知鐵路為他日關係中國最重大之事。爭議借款。美國首來兜攬。然其款須五釐息九扣。又須分餘利及酬勞。遂無成議。英國繼之。亦以條款太重。不成。既而比利時派馬西海沙地等三商人來察情形。自言有借欵全權。于是定議。共借比欵四百五十萬兩。四釐息。九扣。比英美欵皆廉。乃與定草約十六條。于光緒二十三年四月。訂草合同于武昌。六

月。復訂正約于上海。是爲蘆漢借欵原約。

按比人所訂原約其息比他國較廉其需索比他國較少而比國又爲歐洲小國其舉動於大局無甚關係當局者之惑之固無足深怪而不意比國不過一傀儡更有傞傞焉持而舞之者而所謂息廉而需索少者亦不過借此以餌我既上餌之後其要挾正不讓他人是則當局者所不察也以如此之人才當險巇之外交難矣

原約所定。本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付第一批之借款。乃比國託詞遷延。已而派人來華。言自德國占膠州以後。局面一變。前所定之約。難以照辦。若不改訂合同。則一文不能支出云云。當時英美各國之借款。早已發斷。欲再覔借主。其勢甚難。乃從其要挾。于光緒二十四年五月。改訂章程。其所改者。原約以磅計算。今改爲以佛郎克計算。共借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原約九扣四釐息改爲九扣五釐。勘路比員。由中國給薪。而鐵路所進收欵項。比員湏分二釐餘利。經手銀行。酬二毫半。與前者美國所要索。幾無少異。徒延時日而已　然此猶不過其外面之事。若其裏面消息。則有入陰主持于其後者。其人爲誰。則華俄道勝銀行是也。

華俄道勝銀行者。名爲公司。實則俄國政府爲其資本主也。其銀行總裁。爲侯爵烏碰士希。與俄皇有親者也。俄人設此銀行。論者或以比諸英國之東印度公司。其陰謀可以想見矣。俄人東三省鐵路。既經此銀行之手。今復借比國爲名。以握蘆漢鐵路之大權。而比人所以反覆改約之故。皆由俄法兩國左右之也。而其最重要之點。則以擔保爲名。而將此線路爲比公司之財產。其一切出納。皆掌於華俄銀行之手。將以聯絡山海關奉天牛莊之鐵路。通于東三省鐵路。而使西伯利亞鐵路由聖彼得堡一氣可成而達中國之中心。此俄人很鷙之手段也。續訂合同二十九款。其文頗繁。今不全錄。摘有關陰謀者。錄而論之如下。（其合同全文見時務報第六十九號昌言報第一號）

合同第十七款云。在此次借款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總數中。由比公司以三十九兆佛郎克。即刻購定股票七萬八千號。（第三款云，此項借款分爲股票二十二萬五千號。每號値金錢五百佛郎克。）第十八款云。比公司以購票之款。匯繳上海道勝銀行。計八兆六十萬佛郎克。其餘找款。俟道勝之巴黎分行接到七萬八千張之股票後。即行匯交督辦大臣。此外另有本借款內之股票十四萬七千號。則亦寄託該銀行代爲收存。

按此即全合同陰謀之骨也其借款之來歷名爲比公司實則財源全出於華俄銀行俄人以法爲外府者也故其出納掌于巴黎之道勝分行而其金以佛郞克計算此俄法之合謀也凡合股公司其大權在於股東總會股分最多者則於其公司最有權今蘆漢鐵路之股票全歸華俄銀行之手而猶謂此公司爲中國所有也其誰欺乎

第十九款云。中國總公司已有本銀一千三百萬兩。蘆漢全路工程。因蘆溝橋至保定一段。漢口至信陽一段。均應先行開辦。故即從此二段動工。所有建造蘆保鐵路。並備辦行車各事。均在中國總公司原本一千三百萬兩內動用。全路工程。除蘆保外應由總公司責成比公司代雇之總工程司代總公司監造。並代測繪全路圖樣。興辦工程。訂購材料器具。第二十款云。漢口至信陽保定至信陽各段工程。由道勝銀行每月付給總公司敷用之款。或總公司以後不准比國工程司督率建造。則該銀行有停止付款之權

按合同中必斤斤然將第一區(即蘆保之路)及第二第三區(即保定至信陽信陽至漢口之路)分別言之者明第一區之路爲中國款項所造即爲中國所有其第二第三區非中國款項即非中國所有也其監督權一由於比公司督辦大臣不過贅旒耳而其出納權一由道勝銀行比公司亦

不過傀儡而已

第五款云。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後。中國總公司。無論何時。可將借款還清。一經全還。所有合同。即時作廢。第七款云。此次借款以給附利息及拔還股本爲先務。故芦漢鐵路之進款。除一切局用及行車各費外。其淨餘者當留備股票應用。以上辦法。當確切不移。至借款清訖爲止。第十款云。中國總公司。欲于此次借款。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蘆漢鐵路之頭等擔保。給與該項股票。即該條鐵路及車輛料件行車進款是也。此等擔保。當由比公司。爲購執股票之人代爲應允。如果中國總公司未能按照合同付利還本。比公司或另有比商接替之公司。因有上文所言鐵路担保云云。得在上文所指之物業。照顧其一切權利。

按此數條最宜留心細看其第五款云本利還清之後則此合同即時作廢。一似絕無危險者。於中國体面亦甚完足然所最當講求者則此項本利計何時乃可清還耳一日未清還則一日受此合同之牽制所謂牽制者何也以全路作擔保此合同一日未廢全路終非爲中國所有而爲購執股票人之所有第十款末語所謂照顧一切權利云云其所含意義最廣質而言之則購執股票者即爲此路之主人而已購執股票之人爲誰則華俄銀行先執其三分之一其餘亦由該銀行招購也然則此路之主人爲誰不煩言而決

矣盛杏蓀欲彌縫已失因語人曰此項股票乃借欵股票非鐵路股票不可誤視云云夫以其虛名論之則誠如盛氏言也獨不思借款未經清還以前則借款股票即已成爲鐵路股票矣据第十款云云詳其非鐵路股票豈非掩耳盜鈴哉無怪英人攘臂而起也然則於此事斷其誤國罪案之輕重當於本利清還之年限之遲早而決之然試揣蘆漢路將來之進款何如其所經皆非繁盛之區出產稀少搭客不多養路之費猶恐不足就外國常例論之此等路應在國家補助之列者也若粤漢之路未成則此路之歲入可決其有絀無贏就使粤漢成後稍可支持而下流有津鎭鐵路與之爲平行線握膏腴之要衝恐蘆漢鐵路得有餘利以清還此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之時渺乎未知其期也故其所訂行車合同（借款合同之外復與比公司訂行車合同十款亦見昌言報第一號）第五欵云本合同以三十年爲限惟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之借欵屆期如未還清自有展限之權以展至借欵清訖爲度云云吾恐此項展限展之未有已也旅大威海之借租皆訂二十五年爲期以後更議續租蓋彼等逆計二十五年三十年之後中國不知在何處矣彼張香濤盛杏蓀等之敢於冒險訂此合同豈不謂合同期滿之後主權仍在我乎夫膠州九龍越九十九年以後其主權亦仍在我矣蘆漢鐵路之主權何以異是

（未完）

飲冰室自由書

任公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彌勒約翰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己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値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況即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

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遇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于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已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

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押壓。卒坐連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已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夕不測。有志之士。隨變審勢。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此者責[illegible]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尚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徒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有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强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

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眞維新亦可謂之眞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首鼠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坼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驀然號鳴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士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滂滂沱故舊絕我兮滂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鵠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收一寸之功

今本此理以判別政体。則純然神道政治處。又有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合衆政治。而兼神道者。夫純然神道政治。概行於草昧之時。於亞細亞諸邦。幾屬固有之政体。其餘邦國行之者甚少。然兼他種政体而行之者。今世不乏其國也。奉回敎之諸國。無不以神道爲主義。且全然脫宗敎之累者。天下幾不可見。在中古日耳曼諸邦。稍陷神道。如羅馬法王政府。並僧正管領政府。幾是純然神道政治。不異古代亞細亞諸邦。其餘毒延及中古末。及加哇爾黨起於弃布、藐列答尼兒黨起於英國及新英蘭。漸臻改良之運矣。

方今國民。苟以文明自許者。莫不以神道政治爲詐術詭道。凡政略有此臭味者。概擯斥之以爲鄙陋。有害往時未開化之民。以雲氣雷鳴。驗神之喜怒。以飛鳥之去來。神籤之符號。卜事之吉凶。或以巫祝之妄言爲神託。此種神怪淺陋。今世之人。豈有信之者哉。近世君主。欲擅其威福。乘民之迷信宗敎。託於神者有之。人人知其妄誕。皆曰神既賦人以智識。使之各賴其力。以圖生存之道。與其候難知之神意。以決國務。不若由我天禀之思慮。以處理之也。

國體之純駁。不惟神道政治然。於貴族政治。亦往往有之。如古代希臘之斯波他。並羅馬共和政治。中古維尼斯。並百崙共和政治。中古德國。方今英國。觀其憲法。則君主政治。觀其政略。則實帶貴族政治之精神也。

凡阿利安種之民。（歐洲各國之民族）重貴族政治。其國政無有不含此臭味者。故或不委政柄於貴族。而貴族猶有幾分勢力。中古貴族之勢甚强。其不能自執政權者。則或輔君主。或爲國會議員。居間而握政柄。今也不然。以其富貴之資。外則示君主之尊嚴。內則抑君主之權力。使君主不敢亢慢。下則檢束士民。使其謹守禮節。不至輕擧妄動。是現今貴族之職分也。然比於中古。其勢力稍遜焉。

夫貴族之所以爲貴族者。以其威望有卓越於人者也。故爲貴族者。須得社會之實權。以維繫此威望。其所由得實權者。不一而足。一曰名門大姓之子孫。（門閥貴族）二曰世襲莫大之田園。（地主貴族）三曰勇武聞於一世。（武士貴族）四曰文學有名。或宗教有名。（文學宗教貴族）五曰占政府之重任。（如羅馬之管長元長二職）六曰富累巨萬。爲人之所敬重。（富有貴族）是也。

是故貴族而失維繫威望之實權。或經世之變遷。而失其功用。則勢不免於廢滅。即不

廢滅。而地位亦降矣。

又有共和政治。而類君主政治者。觀其國法。則純然共和政治。觀其政略。則大統領無異於國王。希臘比利克列士之時。荷蘭世襲統領之時。法拿破崙第一世、第三世爲大統領之時是也。法國共和政治。在智兒麻克麻烘之時。猶不能免此弊。又有君主政治。而類共和政治者。其外觀如君主政治。而其實近共和政治。諾威國自古有此風。

第二章　四種之變體（民體）

國體有名異而實相類者。有名同而實相反者。今一據希臘人之原則。唯就主宰官。判別國體。倘遇共變體。將如何裁之。夫今日立憲君主政治。與代議共和政治。均以自由權付國民。其名雖異。而其行政施設。有太相似者。比之於昔時專制君主政治之類神道政治者。眞同名殊實也。今欲察政體之名實異同。不可不將亞利斯士爾氏之分別論。敷衍而彌縫之。亞氏別國體。以主治者爲根據。余謂據被治者以別國體。亦無不可。即就被治者參政之方法。與參政權之大小。定其國民之狀態。而斷其政体屬何種。是也。且國民之語有兩義。其一并稱主治者被治者。（即國義）其一專就被治者而言。（即民

入義今將論國民之狀態。因姑從第二義。

以此義分別國民狀態如左。

一。被治者常受主治者之制御。不能脫其羈絆。不惟不得參政之權。即監檢政務之權。亦不能得。唯主治者之命是從。舉政權委之主治者掌中。是謂無自由之國。不問其君主之無道橫恣。（謂無限專制政治）與有道遵法。（謂有限專制政治）其民皆不得享自由。此種之國。可謂列國中居最下位者。夫國家依法律以立。一日無法。又何有國家。若亞非利加。及亞細亞未開化諸邦。往往行無限專制政治。此固無國家之体裁者。假以國家之名。是瀆國家也。古羅馬帝國之末。並第十七八世紀間。專制政治。多行於歐洲諸邦。雖其時自由之芽漸發。民向開進之途。然欲望自由之風氣。僅發於上等人士耳。其餘皆俯仰于壓制羈絆中。不能去奴隸心也。

二。貴族唯有參預立法。監檢政務。參預政事之權。其餘民人不能預政事。未嘗享自由。凡政務之事。視為貴族之特權。如是者。是謂半自由之國。

凡中古封建制之諸邦。皆半自由也。蓋其時雖君主親政。而其臣僚之從屬者。皆相

此稿未畢

接前冊

然言有物。（留侯世家）此最爲豁然壖斯者。山精物魅。如龍夔蝄蜽者。固未嘗無也。以其體不恆見。詭出都市。而人遂以鬼神目之。斯亦惑之甚矣。太古頑民。見鑢驚鬼。有熊蚩尤。惑亂不異。見彼君酋。遂崇巫祝。淸廟之守。後爲墨家。敬天尊鬼。遂與儒術相訾。夫豈非先聖哲王之法。而以難儒術。則猶以金椎攻太山矣。無鬼而祭者。亦知其未嘗食。而因是以致思慕。至胙肉必餕飫之者。亦以形體神識。分于一人。已在則親之神識所分。猶在吾體。故食胙無異親之食之也。然則祭爲其名。而胙致其實。何無客學禮無魚作罟之可比乎。若夫天神地祇。則因是而準則之。苟有聖王。且當釐汰焉。嗚呼、如太史公言。則秦漢間儒者。猶知無鬼神義。然武昭以後。儒者說經。已勿能守。獨王仲任有論死篇。晉人無鬼神論。而儒者又羣譁焉。然則荀子謂言議談說。無以異于墨子者。漢後諸儒。顧不然歟。

附視天論（滯于有形。則無形者亂。眩于有匠。則無匠者亂。故列視天論。）

昔余嘗持視天之說。以爲遠望蒼然者。皆內蒙于空氣。外蒙于阿屯以太而成是形。非果有包于各燿而成太圜之體者也。旣而讀漢祕書卽郗萌所記宣夜之說云。天了

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而窈黑。夫靑非眞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無異也。見晉書天文志嗚呼。斯言也。可謂合于分刌節度者矣。而抱朴子非之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夫大鈞播物。氣各相攝。月攝于地。地攝于日。日復攝于列宿。其所以鼓之舞之旋之折之者。其用大矣。安事此蒼蒼者爲。上古風俗淳朴。見有塊然成物者。不敢質言以爲必無。彼虹蜺特日光水氣所激耳。而亦以立名。強名曰天。亦若是爾。且天之云者。猶曰道曰自然而已。今將指一器一物以爲是道也。是自然也。其噫不大噱噴沫者哉。古者主日而郊。今乃知萬物之生滅消長。皆由太陽之光熱致之。而蒼蒼者無與焉。然則古人亦知其但有視天而非有眞天也明矣。往者宗動天之說。以爲諸層玻璃。互相包裹。列宿日地。皆如蟻行。而以天爲旋磨。此其說近于渾。蓋今者各体相攝之說。以爲浮行太空。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繞重心久。則亦生離心力。而將脫

其樞鎖。然于昊穹。則本末嘗隸屬也。此其說則近于宣夜。以新舊說相較。新者軌合。而舊者輙差。然則視天之說。不愈彰明較著乎。雖然、泥于所見者。猶以車蓋斗葆相擬。謂上無覆庇。下必不能自立也。若是且得無辨乎。夫体成圓球者。未或不動。動則渾淪四轉。無待于覆。地之必有倚賴于太陽者。以其煇潤暄蒸。能生萬物耳。非專恃其覆庇也。苟無太陽。則自熒惑而外。至于海王。斯五行星者。其体質軌道皆大于地。亦未嘗不能攝地。使繞一重心也。而特無力使之發榮滋長耳。若天則何爲也哉。昔利瑪竇等知地圓而不知地動。奈端哥白尼等知地動而不知日動。侯失勒等乃知日動。蓋太陽之大。較地球三十三萬二千倍。而較列宿則爲微末。列宿自一等至七等。人目皆能見之。自八等至十六等。則非人目所能見。然恆星大群皆在天河中。故近天河處星最多。而兩極則星漸少。即太陽亦天河中之一星。而地球及諸行星之繞于天河。夫何待言矣。凡体大者必能攝小体。地既爲日所攝矣。而持蛇夫第七十星光大日一倍。天狼星光大日四十二倍。織女星光大日六十九倍。北極星光大日九十三倍。皆是能攝日者也。人第見地球爲日所攝。而不知日球亦因

攝而動。特未知所繞重心。果何所在。梅特勒以爲所繞之點在昴宿中。或謂此點離天河。半面至二十六度。未可深信。太陽所繞。必在天河。盖衆星附麗天河。成大橢球。太陽率八行星。成一世界。而各恆星亦皆有所屬之地球。其上所生人物。與此不異。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者近之矣。又有星團。則華嚴經所謂世界如白雲者也。而天河大群以外。又有星群。散處無所紀者。豈天河以內則所謂欲界。而天河以外則所謂色界無色界乎。然則切利兜率等天。固尚爲近人者也。若夫火星之民。能開二渠以轉漕。與通達之國不異。則彼長數由旬衣數銖衣者。其必不在行星矣。以恆星之体言。北極最大。古者以北極爲帝星。宜亦有見于此。雖然、圓球則無不動也。北極雖大。寗獨無所繞乎。若是則天固非有眞形。而假號爲上帝者。又安得其至大之盡限而以爲至尊也。故曰知實而無乎處。知長而無本剽。則上帝滅矣。孰能言其造人與其主予奪殃慶耶。棊文理。制等殺。則唕然可見可捫者。以日爲繼限而已。日雖能以光熱生百昌。若賫气熖火之活人。猶非能以其知識爲予奪殃慶也。嗚吁、吾于是知神道設敎之故矣。佛氏之約。不得祠諸天鬼神。窮理尽性。斯可謂大智哉。

此稿未畢

書上。政府覽之。知內亂之不可已。乃召集議員。發布憲法。釐革弊政。許地方自治。未幾佛帝拿破侖討平四隣。併吞歐洲。奧國亦罹其鋒。連戰不利。都城悉陷。奧帝因復出奔匈國。邦家存亡。迫乎旦夕。我人民因再生敵愾之心。出師救援。以抗拒佛兵。使奧國存而不亡。皆我人民之力也。當時佛國革命之亂。其禍浸被全歐。流血盈野。殍骨載道。人民流離顛沛。不得安堵。不得營業。莫不有厭亂思治之心矣。而彼誤以自由爲國家紛亂之楷梯。民權爲人民窘困之門戶者。即言論之急激。舉動之粗暴。本爲自由民權之本色。亦且指摘而壓制之。卻不思爲自由脫奴隸之苦海。爲民權得自主之樂地。以至呻吟叫號于鞭箠之下。其慘苦豈不可歎息哉。

其後奧國有滅廷日若者。任外務大臣十餘年。昇宰相之位。掌柄政權。施愚民之術。以致政體腐敗。人心萎靡。挫折國民之精神。消滅改進之氣運。使十九世紀之奧國。將士不奮。民心不競。學術不進。工藝不興。商業不振。國運之進步。比隣國瞠乎其後者數十年。皆滅廷日若之所致也。西被普國之辱。見斥日耳曼聯邦之盟主。南爲意國所敗。失去祖宗數百里之土地。東招匈牙利屏藩之怨。北受俄羅斯強暴之加。數歐洲



衰弱之國。首屈一指者舍與國莫與屬。亦滅廷日苦之所致也。凡此者皆滅廷日苦汲汲以保祿位。便身圖。拑制志士之口。沮喪人民之氣之所致也。政治家豈可不深鑒乎。

滅廷日苦之爲人。少有才。無節操。巧辨佞。闇大計。一旦掌握政柄。布施抑壓暴制之令。斷絕自由自主之根。議院則以貴族僧侶組織而成。議員則以威權金權籠絡而得。政府之提出議案也。不論是非與得失。滿場常贊成原案。而無駁議。議院之開閉。皆終于一日。故世謂之爲一日議院。自是賄賂公行。諂諛佞倖者。則漫享富貴。節操忠義者。則皆被退黜。商工之大業。悉握于滅廷日苦黨與之手。貪曖昧之利。謀不義之財。而又好博貪花。耽酒役色。日嬉游于風流之地。迷溺于花柳之場。狐假虎威。恐嚇流輩。傷風壞俗。醜行萬狀。至不忍言。

且滅廷日苦巧于修容。嫻于辭令。常以甘言結帝之左右。以固信任于宮中。每出入後宮。而醜聲漏外。且彼自知其學問見識。不能及人。故務作容儀。修飾言語。一據籠絡主義。剛直之士。則籠絡以情實。流俗之人。則籠絡以財色。以榮官籠絡不平之士。以

諂諛籠絡外國之人。美宮殿。麗衣服。以籠絡庸夫俗子。於是費用日加。俸祿不給。因假外交。名締結。更稱探偵費。稱帝室費。濫用百萬之金於糢稜之中。彈劾無御史之官。議院無糺彈之士。三千餘萬之生靈。納酷租。苦苛斂。傾家破產者。每年以數萬計。官府强爲之說曰。人民奢侈與怠惰之所致也。甚至路有乞食者則拘之。家有求助者則追之。有以賑救貧人之故而受嚴責者。嗚呼、國勢陷於此。又何恃而不恐哉。時國家中興之老將猶多。滅廷日苦原無汗馬之勞。知威望難爭。且以姦佞之才。盤據上位。懼一朝有事。全失政柄。乃案一策名外交。以諂諛主義。依賴强國。警察嚴偵探。外交主秘密。徒冀幸無事。粉飾太平。雖傷國權。損國威。亦所不顧。老將眞無用之人哉。於是奬勵舞蹈遊樂。唯使元氣消　歌舞之塲。使將士昏倒於醉夢之間。使人民沉埋於貧苦之境。而不之或恤。已則徒與黨與共積萬金。以了一生於安樂放逸之域。天其許之乎。人其許之乎。

自三帝約神聖同盟。歐之大陸。皆被其强迫連合。蓋同盟之意。欲撲滅自由民權。若其國有倡革命之舉。布公議之政者。以同盟軍征討之。以故除英美之外。皆呻吟於抑

壓非道之治下。其不諱直言。而被追捕繫獄。斷首於刀下者。不知其幾千人。滅廷日苦欣然曰。善哉善哉。可以送我餘年於優遊之中矣。焉知熱望自由改進者。形跡雖未發泄于當時。黨與却已布結于各處。韜踪匿跡。以待時機。既而會佛京革命之軍起。促伯林之改革。全歐人心。紛如亂麻。激昂如堤水之決。滅廷日苦既不能以詐術巧言籠絡之。於是倚賴武力。施鎮壓之令。國中人民見之。俄然勃發憤激。有志者不期悉集於京師。伏九闕上書以展自由。請內閣改革者。日益月多。就中與都大學博士諸生。先衆大呼曰。不許出版之自由。不能訴人民之枉屈。不與立憲之政體。不能殺姦臣之專橫。不與人民參政之權。不能圖一國之獨立。于是全國士民。憤激殊甚。推老父爲魁首。奉書宮闕。請除弊政。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進維也納。民人歡喜奏樂。燒篝火先導者數萬人。咸唱萬歲。呼救主。蓋此日爲救主開議院之日也。議院猶未開。傍聽者已數千人充塞四旁。一士立於石階。朗誦老父告天下之檄。衆皆異口同詞。咸翼賛之。必要議員人民隨進王宮。痛陳國勢之危急。以上達帝聽。于是尾而進者千百爲群。滅廷日苦大恐。與黨與數人。倉皇懷財寶。遠出奔于英國。嗚呼、身爲

國家大臣。既不能竭忠盡誠。以報君國。及事之已至。又不能盡力以鎮大亂。引罪以謝天下。一誤再誤。至于背君捨國。偷生潛逃。絕無氣節。權臣末路。往往如此。可勝慨哉。紅蓮曰。自古奸臣柄國。貪戀祿位。擅弄威福。諂媚強鄰。以至損辱國體。猶恬然而無所顧。或恐志士暴露之。則束縛言論之自由。欲以蒙蔽當世。嗚呼、如滅廷日苦者是也。有志如尊父。亦被挫折。不能置身父母之國。而落魄於他邦。不亦悲乎。散士問於夫人曰。僕聞尊父大名久矣。雖然、其卓行偉業。僕知之未審者甚多。希為僕詳說之。夫人曰。老父年三十而中代議士之選。充匈國之議員。當時名聲未著。演說未熟。經驗未積。世務未練。辨論才識。未動輿望。以不能盡議員之職。竊自嘆息曰。余不自省。擔荷參政之寄託。雖欲伸民之枉屈。增其福慶。奈力微才薄。不能副其望。有負故鄉父老者多矣。然若蹶然辭職。奈代議士之分未盡何。唯誓以身報國耳。區區他人之毀謗。焉用避之。當時議院為政府所籠絡。議員忘代議士之本分。徒迎合政府之意。議事專斷。多不洩之於外。議員亦不敢明告於人民。人民慣受抑壓。漸染之久。亦恬不為怪。以是官吏濫用國帑。議員之汚行。多有不堪言者。老父目擊之慨然曰。豪

梁之徒。忘公圖私。以虐政愚民。欲以永保祿位。風教之壞亂。可謂極矣。國勢之陵夷。可謂至矣。乃刊議事實錄。以頒布於公衆。人民初讀之。憤其非横專恣。人心漸醒。政府大懼。定出版條例。欲以禁遏之。老父密使諸生數十人謄寫。以偏頒各處。有爲之士。蜂起援之。遂迫内閣及議院。請公布議事實錄。輿論鼎沸。吏人復無如之何。而恨爲老父所暴露。使人說老父曰。公列清華。而位高顯。年少而抱卓落之才。徒爲客氣所使。漫抗爭政府。以忘禍害及身。竊爲公所不取也。若少自抑省。安身宦途。永享富貴。不亦善乎。公之才智。將來必有重用之日也。老父聞之冷笑曰。僕祖先以來。世列貴族。家頗富贍。若爲一身計。亦復何望乎。但下民瀕於困頓。國勢趨於陵夷。敗亡之機。日危一日。僕挽頹波蘇民困之外。復無他意。今政府貴族。專擅政權。横征暴斂。朘削貧民之膏血。以擲諸無用之地。焉有民力之不凋衰乎。是非獨細民而已。雖中等以上之人。亦無不歎息叫號于苛政之下者。抑政者安民之具也。而今乃爲虐民之器。反不如無政之爲愈矣。夫污吏之利慾無窮。而生民之脂膏有限。以有限之膏血。而供無窮之利慾。欲其不困斃。何可得乎。是非愛國志士袖手傍觀之秋也。余豈

忍爲富貴榮達。欺我良心哉。于是政府益忌之。遣捕吏以逮我老父。投之獄中。法官逢迎上意。羅織其罪曰。骨數斗身在華冑。心實險測。擅以議事實錄。公布於世。以煽惑民心。圖謀不軌。因定獄四年。既出獄。身體衰弱。足不能步。乃隱於海濱。暫避塵世。以休養鋭氣。既而歸於奧都。發行新報。凡政治之腐敗。風俗之猥靡。貴族僧侶之專橫。皆大聲疾呼而思救正之。又痛論國語爲國家之元氣。人民之骨髓。必要恢復。因使議院議定廢德國語而復用本國語。于是輿論翕然。老父以爲欲濟世救民。使國家富强。與文物典章。衒美于外。莫如先養一國之實力。以固其基礎。於是鋭意講經濟之策。以爲工商之權。落外人之手。則獨立之國體不成。乃執保護政略。外國輸入之貨則重稅之。已國輸出之貨則輕稅之。由是工商之業大振。老父猶以爲未足。與愛國志士。誓不使用外品。國人望風奮從。風氣爲之一變云。老父爲人勇敢沈着。胸襟豁達。以天下爲已任。處患難而如夷。豪俠不羈。傾産以結四方豪傑。名聲藉藉。震於一世。其在議院也。侃侃而談。訴生民之疾苦。論國家之大計。沛然而不可禦。人無敢當其鋒者。皆靡然從之。其勢力之大。人望之歸。列國議員中。曾無其匹。敵黨常相語

曰。於議場與骨數斗舌戰。如驅群羊而搏猛虎。其爲人所敬憚如此。當是時政府黨以貴族爲魁首。其倚賴權臣。無節操。求榮達者。發行新聞。無廉恥。受貨賄者。戇直之士。闇當時之事情者。又相集爲一黨。其所唱道曰。古來聖君賢辟。其功德所以垂於今日者。皆無非專制之政體也。曰立憲政體。曰共和政體。皆亂國家之秩序。削帝王之主權者也。曰責任內閣。曰更迭內閣。皆動搖國本之萌。擾亂國是之漸也。一意逢迎政府。撲滅國民之義務。指立會演說。爲處士橫議。目新聞出版。爲斯文敗類。凡枉爲之辭曰。現內閣雖處事失當。謬誤甚多。然今之大臣之外。可託任天下之大政者。實無一人。然則情實（情實者。親族相牽。故舊相引。不問人之賢否也。）組織之內閣。此主義結合之組織。尤爲鞏固也。輕減人民之負擔者。流於放逸奢侈矣。其僻論浮說。固無足論。時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老父將補與內獨立黨代議士之職。政府大恐之。有吏人某頗黠。賂言官。使改爲政府黨候補。府知事派吏員而作流言。以譏老父。警吏戶說家喻。貴族則集舊臣以陳情實。勸助政府。獨立黨亦正正堂堂演說。盡全力於新報以援老父。紛紛囂囂。物論如沸。是實不止政黨之勝負。一國之盛衰存亡。實集于老父一身之時也。時內都之佳人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游加拿大記

更生

三月之末。度加拿大。遂落機大山。千峯積雪。長松覆地。鐵路轉彎曲折。循山遶澗若長蛇。凡經雪架山洞八十餘。澗橋無數。俛瞰碧湍。與雪峯相映。光景奇絕。鐵軌盤山頂而過。山巔甚平而無名。西人請吾名之。吾名之爲太平頂。期大地之太平世也。遂山則雪磧數千里。無寸土寸草及人居。時有一二烟剪人帳居于是牧畜。想見吾漠北氣象。如是者四五千里。乃到蘇坡湖。湖中萬島。界分英美。烟波洲渚。浩渺微茫。石阜長松。連續千里。此地殆中原所無。亦地球所少見也。三月晦夕。至阿圖和。凡六日。鐵路行萬里矣。其國預派巡捕官于車站前相接。越日其總督總統總稅司官約見。其總督由英所命。若吾之鎮守將軍也。加拿大雖屬英。而別爲民政如美國。其總統由民擧。雖位總督下。而大權一切屬之。總統名羅利。法種。而新黨新得政者也。一握手即曰吾與子皆新黨。願視子速得政如我。相接欣然。延入密室密談。情意至厚。述及彼舊事。相與欷歔國種。令我過丈華視其舊壘焉。再使一官邀吾視議院。導遊各所。及觀議員議事。復至書藏。云有中國書甚多。後遣人以藏圖贈焉。其下議院長請茶宴。

出其夫人諸女相見。再導觀議院。羅利並親陪焉。先是英總督請跳舞宴。是夕九時赴焉。男女七百人。鋪設宏麗。男女合沓。長裾曳地。各大臣皆來握手問訊。總督與諸大臣先舞。次官紳舞。後則眾賓亂舞。若旋輞焉。總督延吾在舞廳之高座。此則惟總督總統夫婦坐者。群官皆不與焉。舊總統偕吾巡視各廳及園林。燈彩萬千。花香錯雜。其酒廳列兵二隊。左右執鎗立。但總督與各執政大臣一席。吾一席。餘俱立飲。飲畢復舞。至二時乃散。越日總督命一女畫師自懲耶度來。為吾寫像。畫師年十八。其地最知名者也。吾口占一絕云。飄泊餘生北美洲。左賢特為寫形留。風鬟十八紅衣女。卻是中原顧虎頭。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閱半年以十六冊計報費二元二角閱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一各地代派諸君如有未將實銷價目清交者尚請早日催收匯寄來館俾資挹注幸甚

啓者本館發行報章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乃疊接各地來函至謂代派處有將報價高抬於零售尤甚本館初不甚信惟言之者衆似事非無因其礙本館銷路之事小而阻國民進步之事大伏乞代派諸君深諒此意勿仍前弊本館不勝企禱之至

橫濱大同學校夏季大考前列諸生名次錄

左齋中文第壹班　馮懋龍　盧耤東　胡錫豪　楊耀垣　方慶周　梁福喜　麥知覺　黃聞貴　黃錫熊　馮永鎰　鄭惟煌　蘇維翰　黎焌垣　黃錫權　李天錫

左齋中文第二班　[illegible]寶亮　鮑銳　鄭壽年　胡慶昆　胡錦源（左齋中文第三班）陳榮貴　張汝鍶　鄭垣臣　鄭華新　霍會泉（前齋中文第壹班）鄭雲漢　曾廣勳　張孝謙　盧耤昭　鮑祥　林鐸　楊維新（前齋中文第貳班）吳錫之　鄭瑞　鄭麟　吳根　任禮棠（前齋中文第三班）林翰華　李觀麟　李觀潤　鄧以彭　鄭文塔

前齋中文女生一班　汪後笑　鄭鳳鑾　盧金池　鄭瑞清　曾昆玉（右齋中文第一班）盧華謙　鄒塘裔　鄭文炟　林晋芝　李鶴松（右齋中文第二班）鮑金培



鮑華輝　張汝昆　關維恩　蔡觀教○石齋中文第三班　關維慶　李裔榮　張汝可
鄺慶全　張　錦○石齋中文第四班　盧景端　黃英廣　方繼祥　林志倫　盧華駒
石齋中文女生壹班李桂蟾　盧笑顏　阮閏好　梁如意　林閏娥○英文第壹班壹等
盧耤東　胡錫豪　馮懋龍　楊耀垣　梁福喜　方慶周　黃錫權○英文第壹班二等
胡慶昆　鄺宗榮　胡進益　黎焌垣　吳善才○英文第貳班壹等　盧聯岳　鮑　銳
陳國年　鄺華煋　盛雲添　鄺觀棠　李天錫○英文第貳班貳等　盧文煥　黃錫濤
陳榮貴　曾文聰　梁　杏○英文第三班壹等　楊照洪　鄺正臣　曾廣饒　鄺贊綸
蒯汝祥○英文第三班二等　蘇子穀　鄧星輝　李炳南　郭子杭　黃　元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石太郎
發行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橫濱元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活版部